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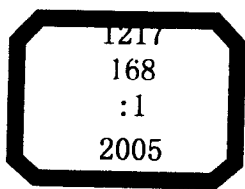
# 马识途文集

1

清江壮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 马识途文集



清江壮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识途文集①清江壮歌 / 马识途著. —成都: 四川  
文艺出版社, 2005. 5(2006. 8 重印)  
ISBN 7-5411-2350-1

I. 清...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074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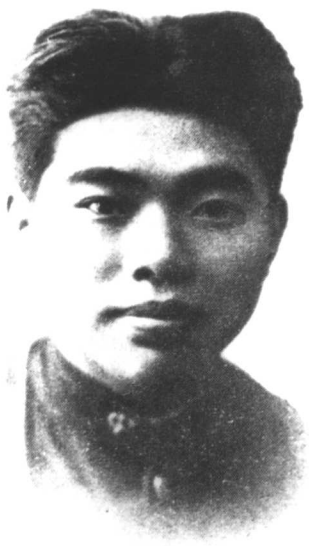
## 马识途文集① 清江壮歌

MASHITU WENJI① QINGJIANG ZHUANGGE

责任编辑 邱季生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邓小林  
责任印制 喻辉  
责任校对 张川蓉等

书号 ISBN 7-5411-2350-1 / I · 1971  
开本 700×1000 1/16  
字数 370 千  
印张 28.875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13  
网址 www.scwys.com  
印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定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86259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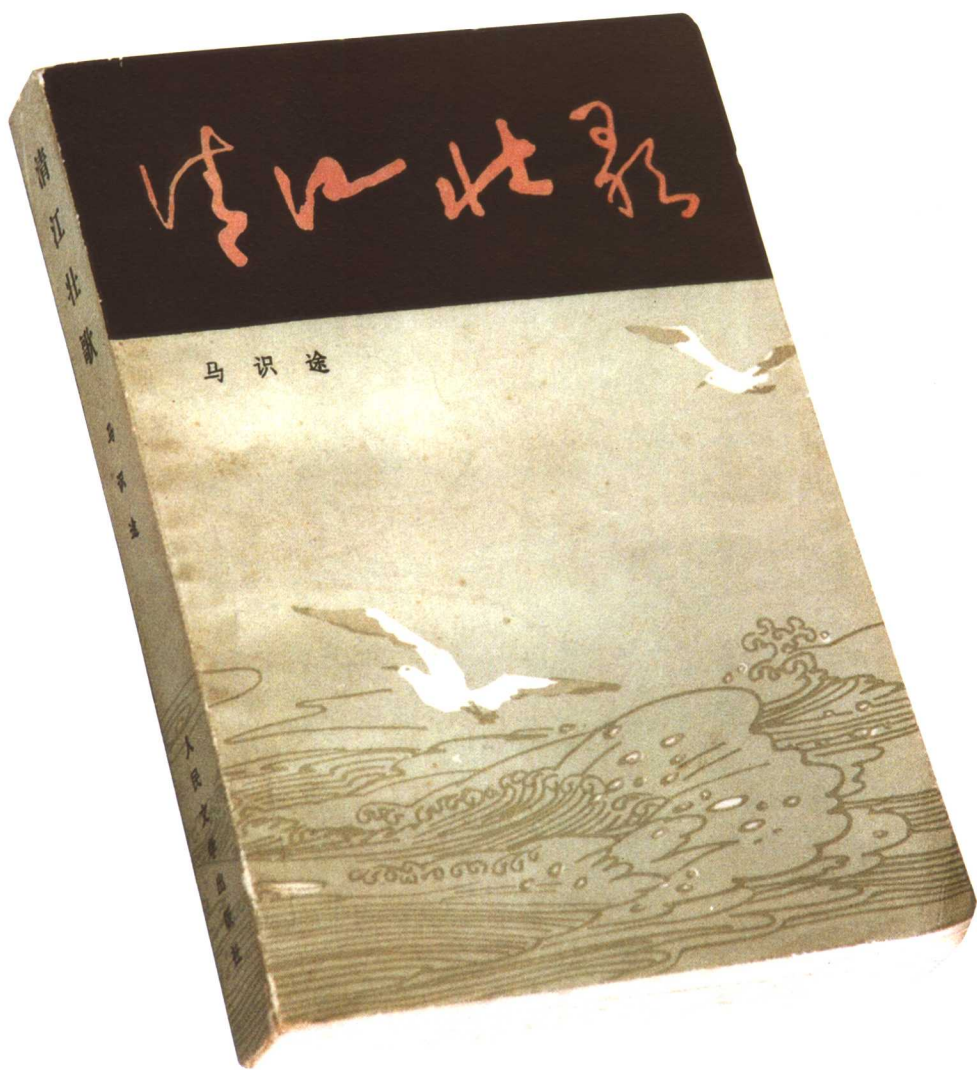
何功伟（贺国威原型）烈士



刘惠馨（柳一清原型）烈士



作者和找到的女儿吴翠兰合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清江壮歌》

# 《马识途文集》编委会

顾问

王 火

主任

李 致

副主任

莫世行 宋玉鹏 何志勇

委员

严福昌 金 平 曹纪祖

陈朝红 林文询 马万梅 卓 慧

---

# 瞻焉在前，仰之弥高

——《马识途文集》序

王 火

《马识途文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文集十二卷，洋洋大观，看了令人高兴。

《马识途文集》的出版对国家文化积累来说，是一件好事；对一位有成就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汇聚展示提供一个标准的文本也是一件好事；对向国内外介绍马识途这样一位经历独特、作品独特、类型独特，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老作家及其作品来说，同样是一件好事。我在此谨向马老致以衷心的祝贺。

今年九十高龄的马老，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和文学发生关系，但因从事革命地下活动，又与文学告别。1941年，他考进著名的学府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后，才又办文学杂志《新地》并化名发表小说和杂文。但1945年毕业时，接受任务，要到滇南准备开展游击战，第二年，党的南方局把他从滇南调到川康特委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他既完全转入地下，只好与文学分手。解放后，他一直担任着行政领导工作，十分繁忙，当然无从动笔，到1959年才又发表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那些一同战斗过的烈士……我们常常在梦中相见，他们和我谈笑风生。一种感情一种责任，常在催促我，欲罢不能。”于是，在那时候，我记得文坛纷纷谈论并推崇着他先后发表并引起极大关注的小说《老三姐》《找红军》《清江壮歌》……从那时开始，文学界响亮着马识途的名字。他开始了业余的文学生涯，虽有坎坷，但矢志不渝、攻书走笔。以后，在告

老政坛，由职业革命家转为革命作家后，就意气风发地阔步走在文学大道上的著名作家队伍中了。

许多年来，马老在小说、纪实文学、杂文、散文、随笔、游记、诗词等文学创作各个领域发奋著作，以多面手的姿态，取得了突出成绩，体现了一种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及奉献精神。他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重视与喜爱。这些年，每年基本都有书出版。新完成的回忆录《风雨人生》有七十万字之多，未成书已引起刊物关注，要求连载，令人看到他“壮心不已，晚霞满天”的情景。

文坛尊敬、重视马老，并不因为他是正省级待遇的干部，也不仅因为他已九十高龄，而是因为他是党员老作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位名副其实的从不停笔的著名作家。他是一位经历过生死搏斗，在大时代的激流中从风雨雷霆、霜雪霹雳中锻炼出来的文学笔耕者。他曾在三个广阔的平台上施展身手与抱负，体现了人生价值，作出了可贵的成绩：一是他在地下隐蔽活动时，刀光剑影、九死一生；二是建国后他在行政领导工作岗位上呕心沥血、拓路披荆；三是他在作家平台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他的生活源泉丰富多彩，中文外文根基雄厚，“科班”出身，毕业于名校，博览群书，才高识广，传统经典、中西文化、史学哲学、马列主义……属于融贯、通释之士，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望其项背者。所以他的那些好的作品，既不因年岁大而泥古保守，也不因片面性而抱残守缺。他在创作中充满青春气息，有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态度，确有可以传世之作，令人钦羨。

马老比我年长九岁。二十一年前，初见马老，先为他的文采及博学明智所折服。结识马老后，慢慢才知道他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即参加了学生运动。1938年在武汉任汉口职工区委委员做工运工作时，曾发展一位名叫祝华的同志入党。而祝华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之一。我1946年在重庆认识了中共南方局的祝华，与他同到沪宁一带活动。1947年，祝华是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中共办



---

事处处长（也即“周恩来将军公馆”的管家馆长）。知道这以后，虽平日交往不多，思想感情上却与马老接近了许多。

与人相交，我习惯于爱看朋友的长处以便学习。马老前辈风范，对信仰有壁立千仞之态度而又能不断深化，不以时俗为转移，不俯仰随人。他始终爱党爱人民，始终为祖国的命运、社会的进步在思考、写作。他的作品求真务实，是智慧与良心的结晶。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节极富魅力。我也欣赏他的文风。他思想敏锐、笔触潇洒，行文简、朴、老、辣而又鲜、活，常显示出犀利性或幽默感。《清江壮歌》中的龙腾虎跃、壮怀激烈；《夜谭十记》中的浓郁川味、深远寓意；《沧桑十年》中的忧国忧民、善恶美丑；《盛世三言》中的贴近现实、耿耿激情；《京华夜谭》中的惊心动魄、传奇色彩……均是我欢喜并认为在创作上应当学习的。当然，他有许多长处，我无法都去学习：例如他是书法家，我则本来字就写不好，左眼失明后，更无法挥毫泼墨；例如他不但会写新诗，旧体诗词更是写得声调铿锵、气魄雄伟，我也学不了；例如他是中国作家中用电脑写作的先行者，我则至今仍是“手工业者”。我还发现马老担任多年的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至今，开会从不迟到，在会上每次讲话，虽并不照稿宣读，但总是自己先写稿作好准备。讲话时，每每都有新意，不老套、不草率，足见其严谨。他对新苗新人的重视，对老作家的尊重，对后进者的放手，诸如此类，耳濡目染，与之相近，有春风润怀之感。

马老白首丹心，写作的书斋起名为“未悔斋”。他说过：“写了几百万字的所谓作品，非想以传世，但求自己的良心得安而已。也就是屈原说的那两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这两句诗，是我一生信守的，我是带着自己的良知良能，才从事写作的。”

他也说过：“一个人一生如果没有在风雨中行走，没有在危难中经受考验，那只能算是白来这多姿多彩的世界上走了一遭。”这

位在地下工作、行政岗位、作家天地三个平台上前后风云际会、笑对沧桑的马老情深意长地说过：“我对于中国人民奋斗百年，包括我的许多战友曾为之流血牺牲才赢得的新中国，总希望它很快富强起来，立于永远不败之地，在世界上扬眉吐气。”

马识途其人其文，从他的经历、行动，从他的掷地有声的言论、作品中，“亮”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铮铮铁骨、年高德劭、儒雅而又坚忍的高大形象。

马老有《九十自寿诗》七律一首：“满头霜雪一龙钟，阅尽斧斤不老松。近瞎渐聋唯未傻，崇廉恶谄拒盲从。心存魏阙常忧国，身老江湖永矢忠。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隆。”诗中充满乐观精神，读后使我动容，如闻天风海涛之声。

本来，人届高龄，闲适的条件具备无缺，完全可以弃笔休养了，但马老还要奋笔写下去，如同战斗。我理解他，也敬重他。这是出乎对文学的一腔眷爱，别无所图；这是对于祖国、人民的两肩责任，不愿冷漠。当今文苑虽然热闹，名家如云，佳作无数，但不良作品也仍存在，而且有的还受到恶炒，侵占市场。作为一员老将，他不愿彷徨，有话要说，岂能不为信念及初衷之贯彻而披甲上阵、纵马横戟耶!?

这部十二卷的文集，还不是马老作品之全部。他过去的作品，散见各处报章杂志者极多，有的早已散失，一时难以觅齐；有的尚待整理，也需假以时日。好在马老继续会有新作问世。看来，文集嗣后继续有补遗卷出版，也是可能的。

写序至此，附词一首，祝福马老，作为结尾。

---

**水调歌头**  
**赠马老（识途）**

马老涵雅量，心中自刚强。投身革命，怒发冲冠勇对死亡。惊涛视为屏障，狂飙笑隐地下，令德有遐芳，识途明向背，青云志无疆。

雄心在，终未悔，老益壮。驰骋文坛名将，众口皆尊仰。喜庆高龄九十，依然松柏风华，龙马精神爽。翰墨挥华章，寿比蜀水长。

---

# 自序

马识途

《马识途文集》终于出版了。我年逾九十，有如风前之烛，瓦上之霜，是随时准备听候召唤而去的人，这时，作为一个作家，我能看到自己一生心血所凝结的文集面世，自然是很高兴的。

其实，我本来不是一个作家，最多也只能算一个半路出家的作家。虽然我在1935年就发表过作品，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曾经接受过一些文学大师们的科班训练，当时还创作过长短篇小说、杂文、诗歌等作品，但是我当时正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的职业不容许我当一个作家，我也无意于当一个职业作家。解放以后从政，十分忙碌，与文学绝缘，同时看到文坛上雷鸣电闪，雨横风狂，更不敢想去当作家了。

这完全是一次偶然的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我应老作家沙汀之约，为《四川文学》写了一篇回忆录《老三姐》，在《人民文学》上转载后，便为文坛前辈发现，生生地把我拉进文坛，成为长胡子的文学新兵。他们对我鼓吹说，我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又在政坛上长久沉浮，这就是“生活”。有了生活，又有写作基本功，便能写出作品，甚至写出好作品。并声称，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文学创作富矿，是不能拒绝他们来开发的。特别吸引我的是，他们说，这样歌颂革命斗争的作品，对于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有好处。我想，我从政之余，又挤出时间写作品，一个人干两份差事，岂不是把我的生命延长一倍，多为人民服务吗？

好事。便接受他们为我戴上一顶令人羡慕的作家桂冠，走上了一条当作家的不归路。我先是被动应付，写了《找红军》《接关系》等短篇，后来就主动地写了长篇《清江壮歌》和一批中短篇小说。还冒失地开始写大家不敢涉足的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等，一时颇受关注。有时飘飘欲仙，有时如履薄冰，载沉载浮，一日晴，二日阴，三日风和雨，在坎坷泥泞的路上颠踬前行，才知道这文学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条日暖风和的康庄大道。

六十年代中，我忽然发现，我和文学前辈们一起被说成是“跌进了修正主义的边沿”的人，才知道那顶桂冠实在是一顶扎头的荆冠。我想猛醒回头，揭下帽子，金盆洗手，却已迟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在四川被第一个抛出来为“文革”祭旗，成了“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从此文斗武斗，拉来扯去，讨伐批判，结果被判定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受够践踏。我想这是咎由自取，还能怪谁？此生休矣！

这时幸得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看上了我，把我从逃遁中追捕回来，送进文明监狱，名之曰“监护”。我没有想到，那三尺牢笼，虽然度日如年，和在外面比较起来，反倒成了洞天福地。除开早请示晚汇报，偶尔拉出去为大人物陪斗之外，再不受造反派凌辱虐待之苦，终于在监狱里度过了六年，才重见天日。

奇怪的是，这座文明监狱设置在一个近郊古庙之中，丛林翠竹，佛塔森然，十分幽静，真如我写诗说的“高树朝朝歌好鸟，野塘夜夜鼓群蛙”。我和老作家沙汀、艾芜关在一起，放风时以目相询，倒也安然。因为我曾任过建设厅厅长，特任我担任工程劳动的领班，领导一个可以建立一个省委班子的劳动大军，披荆斩棘，修路筑台，后来又获准担水种菜，倒是别有滋味。

这时不知怎的，我忽然文思潮涌，手又发痒，想利用写“认罪书”之余的充足的纸笔，重操旧业。一个作家走上了创作不归路后，似乎特别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什么劫难也不能阻止他拿起

---

笔杆来。相反的，还似乎真像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离骚》”那样，文章“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我越是处于被囚被诬之境，越想“述往事，思来者”，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和所思写出来，即便不能以飨读者，也可以打发多余的时光。何况我在狱中时，过去那些牺牲的战友，往往在梦中来找我述说往事，呼吁他们继续现身文学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在六年的狱中生活中，偷偷写了五十多万字的提纲和作品。这便是我出狱后的二十年中陆续写出，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的《夜谭十记》《雷神传奇》等长篇在内的十几本书的基础，其中出版的作品的大部分已编入这部文集中。

编入这部文集的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编辑出版的《讽刺小说集》，还有一百来篇杂文集成的《盛世危言》，那都是我对于现实生活有所感悟而“舒愤懑”的作品。有些人读了也许不愉快，然而这正是我希望的。即使因而得罪，我也不会后悔。如果还能执笔，我仍将写下去。一个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是半路出家的作家，不能算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虽然写了一大堆作品，却都是利用公余之暇或开夜车写的，比较粗疏，无足称述。但是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也许算是一个革命家，那时候叫做“职业革命家”，因此我写的作品，如果可以叫做文学作品的话，那算是革命文学作品吧。我是想用我的一支拙笔，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表现他们在外受列强侵略，内遭专制压迫的极其困难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中华民族精神，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事迹。让某些号称要“淡化革命，颠覆英雄，否定崇高”的作家知道，中国的确经历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的确出现过许多民族英雄，世界上的确有崇高的事业。这样的民族精神，这样的崇高英雄和他们所从事的神圣事业，是中国人民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我的作品，坚持我所追求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很不时兴的大众文学。我就是追求民族的形式、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以便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流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艺术享受，受到一点启发。就是读了便扔掉也罢。我的作品大概难以进入不朽的缪斯殿堂，去博得高雅的欣赏。我绝不为此而感到羞愧。我从来不想追求不朽，也不相信世上有永远不朽的东西。我乐意于让其速朽。让更新更好的作品来代替，发挥更好的作用。

现在文集已经编定，在编委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即将出版。这些作品，过去曾经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起过一点作用，如果现在对于青少年教育能继续起一点作用，我将引为极大的安慰。如若不能，那就让它到造纸厂去实现其最后的价值吧。

最后，我知道出版文集不是容易的事，我衷心地感谢支持出版这部文集的同志和朋友们，衷心感谢为我的文集作序的王火同志，衷心感谢编委会和负责具体出版工作的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4年9月6日

---

# 目 录

序 章	.....	( 1 )
第一章	.....	( 26 )
第二章	.....	( 60 )
第三章	.....	( 90 )
第四章	.....	(118)
第五章	.....	(147)
第六章	.....	(185)
第七章	.....	(205)
第八章	.....	(233)
第九章	.....	(257)
第十章	.....	(297)
第十一章	.....	(312)
第十二章	.....	(338)
第十三章	.....	(362)
第十四章	.....	(392)
第十五章	.....	(409)
尾 章	.....	(436)
后 记	.....	(443)



---

# 序 章

## 1

一九六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从汉口开往北京的快车，正在华北大平原上奔驰。现在正是黄昏时候，太阳庄严地落到远远的西山背后去了，天边燃烧着的彩霞也慢慢地熄灭了。蜿蜒的西山，在明净的淡青色的天幕上，画上一条柔和的曲线，在曲线上浮动着几片灰色的云和几只归鸦，在曲线下闪烁着几点星火和村子里升起来的炊烟。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

在软席卧车的走道上，任远默默地站在大玻璃窗前已经很久了。他不是在欣赏北方大平原上特有的落日胜景，而是触景生情，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那是在二十三年前的夏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任远和他在北平工学院要好的一位叫柳一清的女同学，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所组织的农村工作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他们就被分配在西山脚下下一个山村里工作。现在还能从火车上依稀辨认那个山村的方位，那是一段充满着革命激情的生活，到现在任远似乎还能听到那些激昂慷慨的演说，那些农民家里油灯下诉说不完的辛酸历史，那些关于人生哲学、关于人类理想的热烈的争论，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柳一清那动人的歌声，正是在这黄昏时候，从那田野上，从那枣树林边升了起来，和那夕阳的金光一样明亮，似乎现在还听得见饱含着感情的《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